

我那『永久的悔』

雨 善

这是个周五下午,已经下班了,机关人都走完了,我这才静下心来,看看报纸,想想心事。《光明日报》上发的王兆胜先生那篇《季羨林:散文的大树四季常青》吸引了我。季羨林先生的散文我很喜欢,也读过不少。这篇文章中提到季老的《赋得永久的悔》,多年前拜读过,也有印象。那是20世纪90年代,韩小惠老师曾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搞过“永久的悔”征文,我也曾跃跃欲试,终于没敢动笔。后来在报上看到,几乎全是大家名家的佳作,大受裨益。季老那篇写思母情,平静的叙述,却叫人撕心裂肺,每每背诵时,我都会泪流满面。

不由自主回想自己,这大半辈子,经历的事情,叫人后悔的,也太多太多了,特别是对父亲的承诺,已经成了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情债了。母亲在世时也常说:“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,做事儿要思前想后呀。”真要有,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

那年,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安举行,我答应陪父母去看。年初,查出母亲是肝癌晚期,人也很虚弱,就在那个周末给母亲说好,陪她去,母亲那痛苦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,说:“行么,那你爸呢?”我说下个周末再陪他去,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走的那天早上,我和母亲走到车跟前,父亲一直跟着,临上车时,我告诉他下周陪他,他笑着说:“我知道,来送你跟你妈。”从父亲的眼里我看出,他很想一块去的。

我当时有点私心,母亲身体很不好,我得全身心陪护,加之还要给母亲买药,母亲不认识字,瞒着她说得是肝炎,怕父亲知道,说漏了嘴。

我陪母亲,转着,看着,给她说说那,还不时拍照,她也很开心,只是走一截,就得坐下歇歇。在一个缓坡,她说想坐坐,我扶她坐在木长椅上,跪在地面说话,不慎,手机从裤兜溜出来,屏碎了。母亲心疼地说:“这可咋办呀?”我说没事,换个屏就好了。她问:“那得多少钱呀?”我说:“不贵,三四百。”母亲后悔地说:“三四百,还不贵,知道弄这大乱子,不如不来。”她自顾自地埋怨,我反复解释,没事儿,没事儿的,儿子一月还挣好几千块哩。

晚上回到家,父亲早早等在门口等着,他急着要看我们的照片,母亲没好气地说:“看你个骨势哩,娃手机都摔坏了。”我掏出手机,翻着一张照片给他看,还不停给他说是啥那是啥。他看着,点着头,不住地说:“这些地方我都要去,照得比你妈还要多。”

我在给母亲买药时,一并去换了手机屏。母亲问到底花了多少钱,我说:“就一百来块。”她说:“一百也不少哩呀。”父亲拿着我的手机反复地看,不停地问,好好的么。母亲气得不理他。

我安排接下去的周末陪父亲去,正好还是端午节放假,时间也充裕。父亲提前把钱都取好,还自己把衣服洗净叠好。他郑重对我说:“我有退休工资,不用花你的钱,你要花,我就不去了。”我只好应付着答应。就在放假的前一天下午,我还在陪领导下乡,父亲吃了一口粽子,晕过去再也没醒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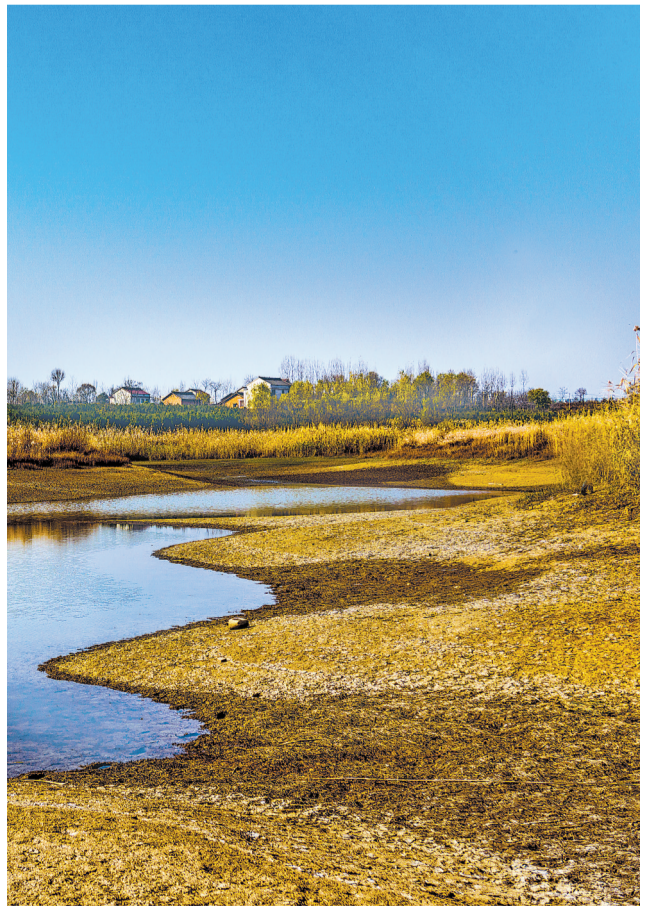
我真是后悔呀,当时要是一块去多好呀。谁能想到,好好的人,说没咋就没了呢?母亲病了,我几乎天天晚上去陪,我知道母亲的日子不多了,只跟母亲说话,很少想到父亲,见面只问上一句,他就坐在边上听我们说话。

父亲下葬时,我把我跟母亲的照片多洗了一套,还有那本导游册,当纸钱烧了。一边烧,一边给他说是啥景点,那是啥景点……

父母是同年走的,离开我们也十多年了。我想,母亲一定把世园会的景色给父亲讲了好几百遍了,他也一定满意地说,看景不如听景呀。

“呜呜呜”手机在桌上震动,是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,说他得回老家看二老,问单位还有啥事。我放下笔,静了静神,说:“没啥事,陪老人是去,去吧。”一次,我和他说完工作,拉起家常,说到孝敬老人的事,我说:“老人在世,多陪陪比啥都好。”自那以后,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去陪老人。

很晚了,走在回家的街上,这条路父母曾经走过。这时,友人微信发来一首叫《听闻远方有你的》歌,“我走过你走过的路,这算不算相逢。”反复听着,脚下是秋日落叶,眼睛已经湿润……



商洛山

(总第2262期)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转移

邹小芳



折腾了一夜,阿婆睡香了。太阳跳出了山尖,知了扯起了嘹亮的歌喉,核桃树叶儿上的水珠在阳光里晃晃的,坐在窗前的小刘看得有些眩晕。昨夜暴雨来得猛,去得也快,小刘忍着的一颗心落地了,他连连打了几个哈欠,正想眯会儿,阿婆一翻身坐起来,就嚷嚷要回家。

小刘顾不上洗脸,用手捋了捋乱蓬蓬的头发,赶紧圪蹴在床沿边。“阿婆,我背您回家。”从村委会到阿婆家,有六七里的山沟路。洪水慢慢退下去了,本来就坑坑洼洼的石头路被水淹后更难走了。阿婆趴在阿婆的背上,小刘踉跄的步子摇得阿婆头晕乎乎的,一会儿是轰隆隆的水声,一会儿是小刘呼哧呼哧的喘气声,阿婆有些分不清了。

想到自己昨晚为难小刘,阿婆心里很过意不去,她伸出枯树枝似的手,心疼地摸了摸小刘额头上的汗珠子,颤巍巍送到鼻子边闻了闻,她闻出了跟儿子一样的味道。

要是儿子在,也该跟小刘一般大了!阿婆想着,几滴冰凉的眼泪落在小刘冒着热气的脊背上,小刘一下子感觉到了。

他懂阿婆的苦,昨晚的事也没放在心上。小刘在工作群里看到镇办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息,是夜里11点。入夏以来小刘晚上也没能睡个踏实觉,只要信息提示音响的一声,小刘就浑身一个激灵。有时索性打着工作群,生怕睡过头而误了大事。最近下了几场暴雨了,只要一声响

雷就能把天炸个洞,雨就从洞里往大地上灌,良田淹了,道路毁了,有些房屋也塌了,好几个镇都受灾严重。扶贫,疫情,防汛,驻村工作千头万绪。小刘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,压得他三十多岁看起来像个老老头,村上人叫他刘书记,只有阿婆喊他小刘。

好在前几场暴雨到小刘包扶的村都绕着走了,但防汛形势严峻,丝毫不敢麻痹大意。他安排几个村干部举着喇叭在公路沿线喊话,自己拿了手电筒就钻进一条深沟里去了。

阿婆一个人在沟里住着,小刘心急,步子也急。头顶上一声响雷,把黑漆漆的天空劈成了两半,狂风在阿婆的沟里上蹿下跳,暴雨顺着电光在沟里拼命跑,不大功夫,河沟的水就漫到路上,灌进阿婆的葱茏的芭谷地里。小刘也被雨浇得呼吸都困难,他全然顾不上,直奔阿婆的家。

肆无忌惮的洪水咬住阿婆家门前的木小桥,企图将它吞噬。小刘一个箭步跨过去。阿婆的土房子里亮着昏黄的光,小刘稍稍松了一口气,他喊了声:“阿婆——”

灯忽然灭了,小刘奔到窗前,顺着手电筒的光看过去,阿婆而向里躺着,发出了均匀的呼吸,好像睡得很香,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洪水的逼近,也没有听到深夜里小刘的一声焦急的呼喊。

阿婆是装的,小刘心里跟明镜似的。“阿婆——阿婆——水把桥冲断了,我们就出不去了……”

小刘在窗外嗓子都喊破了,阿婆屋里的灯就是不亮,阿婆就是一个姿势不变,就是一声不吭。

工作群里的信息嘟嘟叫个不停;今夜有强降雨,第一书记立即组织村干部撤离群众到安全区域,确保无一人员伤亡……小刘一边回复,一边琢磨怎样做阿婆的工作。阿婆年轻时,地里屋里都是一把好手。丈夫老实巴交,只会放羊。阿婆欣慰的是八岁的儿子有着聪慧的头脑,担心的是儿子顽劣的性格,一天不着家的在野地里撒野,天黑才带着一身汗渍饥饿在阿婆的一声声呼喊中回家。阿婆伸手打儿子,总是先抓一手的汗,然后她心里踏实了,脸上也喜悦了,怒气也就消了。

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黄昏,无论阿婆千遍万遍呼唤,再也唤不回儿子了,有人见她的宝贝儿子跟着一个收购草药的男人往山外走了。她的丈夫去找儿子,也往山外走了,他们再也没有走向沟里。丈夫的羊群跑散了,被羊啃过的草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,阿婆的家就这样散了。从那时起,沟里的每一个黄昏,风里飘荡着阿婆的呼唤,沟里的人也跟着呼唤,像牧羊人伤感的歌,那些花呀草呀的,一听见这伤感的歌,也在风里哭开了。

后来,沟里的人都搬到沟外去了,只有阿婆的呼唤还在沟里,她风风里飘摇了几十年的土房子还在沟里。她从一个年轻的媳妇守成了一个老太婆,一直不肯离开这条沟,她怕丈夫和儿子回来找不到家。小刘来这个村担任第一书记,阿婆成

不害怕 不着急 不慌张

谦 愚

孩子,自进入高中以来,看得出,你过得很辛苦,书包越来越重,笑容越来越少。你默不作声,步履匆忙的样子,爸爸既尴尬又心疼。平生第一次的距离感,让爸爸感到莫名语塞,心情极为失落。故想借此,和你聊聊天。

爸爸揣测,你当前的状况,应该是学习压力的外溢。虽然爸爸对高中的紧张节奏有心理准备,但想象永远没有真相深刻,毕竟爸爸对高中知识的复杂晦涩缺乏感同身受,更何况你身边那群聪慧少年还在不停追赶。你面临着功课量大题难与同学突飞猛进的双重压力,烦由此而来,无以言表。爸爸认为,越是艰难时刻,越要冷静面对。因此,爸爸想对你说,不害怕,不着急,不慌张。

不害怕,就是不要怕考试,更不要怕考砸了。人之所以怕考试,其实是怕结果、怕分数。学习是个动态过程,考试不仅考知识积累应用情况,也考应变能力,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。这道题,你原本会解,但考场上答不出来,其结果只能为零。高中大考小考不断,要学会把考试当作自我心态磨炼的必经之路,重视考前心理准备,善于调整归拢情绪,沉着应对方能事半功倍。即便考砸了,也不要紧,只要咱多反思,迎头赶上的过程,恰可锤炼愈挫愈勇的意志。

不着急,就是不要急于冲刺。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现在也没有“临门一脚”时刻。你刚经历高度“内卷”的中考,跨入一个日益精进的新集体,切

不要有“起步就是冲刺”的心理。否则,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。适度焦虑虽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,而一旦过度,则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。记得小学时,爸爸经常说:“85分以上就行了。”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,其目的是“留15分的空间去培养审美”。“小升初”前夕,看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,爸爸替你果断选择退出。学习是自己的事,自己多做“纵向比”,迈小步、不停步,才是最好状态。

不慌张,就是不要在差距面前惊慌失措。分数与名次是高中生躲不过的话题。热播剧《小舍得》有句台词很戳人心,“人家来挑考100分,是因为卷子只有100分。”其实,这话是个伪逻辑,只为了

吸引眼球。长大后你会明白,个体间的差异才构成生活的丰富多彩。差距固然残酷,但并不让人沮丧,正是差距和为弥补差距所付出的努力,塑造了你的与众不同,见证了梦想长高的过程。追赶的过程充满辛苦,一定要学会合理安排储备自己的精力,不在意一时的快慢,保持韧劲、匀速向前,终会感到“清风徐来、水波不兴”。

孩子,爸爸知道,对高中生来讲,学习不是件快乐的事,很多时候,都需要咬牙坚持。但烦恼、忧虑、痛苦,是每个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体验。如同一艘船,如果没有压舱物,便很难行稳致远。三年时间不短,来日还算方长。咱不急不躁,即便步履艰难,也要稳扎稳打。



魂在商州
党 继 天
看得见鹰击长空时乱溅的星星
一片羽毛飘然而来擦掉我眼中的泪花
天更远了写满李白杜牧白居易的千古绝唱
我更相信日出月落时用双手在心中刻下的神话
江
苦难血泪记忆希望挤在一起浩浩荡荡
朝阳在前送行的是烟雨咏唱的苍茫
千年桃树岸边伸枝打捞涛声
终于明白你为何把我的灵魂一次次撞响
山
先辈们将白骨踩进土里把胸中块垒举上头顶
风吹过雨淋过风烟起时诞生蓬勃生命
黎明时一枝小花弯腰把露珠洒向脚下的泥土
朝阳赶来巡行脚步很沉呼吸很轻

暑假里的一天,刚刚下过一场暴雨,多处路段被冲毁,一时断电断网又断水,我们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。

这里没有街道,一般生活用品还是有的,若要买点鲜菜,割点肉,还得到二三十里外的城里去。为了填饱肚子,走出校门后,跑了很远,总算买来了几包方便面。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天,生活才算有了保障,但几处路面被淹,大小车辆无法通行。趁着工地用大型机械作业疏通通道的时候,我叫来了一些老师,组成防汛抢险突击队,紧跟着挖掘机平整路面。

路通的那天,突然接到苏陕协作原联络人的电话,他说我们的事迹感动了他和朋友,有一个朋友要拜访我,让我见见。

正午时分,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在学校门前。对方打来了电话,是一个女人,她温声细语,好似旧识。接电话,我快步向学校门口走去,只见他们已下了车,在门口等着。

来了四个人,一个男的,三个女的。坐定后,为首的女人自我介绍,说是苏陕协作项目的合伙人,姓魏。就这样,我认识了这个从南京来的魏总。她年龄不大,胖胖的,一双灵秀的眼睛很有神。魏总先是赞美了我们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,然后说起我的,同时也是她的一位朋友——洪伟,我们的话题一下子多了起来。

短暂的交流后,魏总说有急事要走。她笑着告诉我,她想学洪伟做一些公益。她的笑声很灿烂,多少夹杂了点孩童气,我跟着笑声目送着前行的车子,在阳光下跟着它拉长的背影走了很远。

春华秋实又一秋,新学期转眼就来。但看着教师节一天来临,我心里却有了莫名的惆怅。这些安心山区教育事业的老师,好一些即将退休了还在教学一线,工作甚是努力,奖励慰问也是应该的。然而,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谈何容易。

翻开手机,突然想起魏总的那张笑脸。我一直以为魏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老板,试着打开她的微信,告诉她有一个很好的做公益的机会。她立即回复询问详

情。我说,教师节到了,不知你对教师有做公益的想法没?她问我该怎么做。我说,也没啥,教师节到了,这个群体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注。她说,她明白了,她想为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做点事。

两天后,我接到一个电话,魏总约我到厂里坐坐,谈谈做公益的事情。我也想看看她企业的规模。进城后,一路向东,行至十公里处。刚到那里,就见魏总早早地等在门口。

进门后,我参观了她的办公室,办公室内窗明几净,墙上有一幅《鹤华秋色图》。她说,之所以将这幅画挂在墙上,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背井离乡之人,她想通过这幅画来表达虽在异乡,心念故乡之意。再看着她的办公桌,桌面上放了一个灵璧石做的骆驼,她说,这个灵璧石形似一只跪着的骆驼,骆驼是最坚强的动物,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看着它,能够时刻激发她坚韧不拔的精神。我想这可能和她的性格、爱好有关吧,也许在她的心里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!

参观了办公室后,又跟着魏总参观公司的厂房。她说在厂子已投入二三百万,现在厂房刚刚隔好,就等着设备回来。参观了这间,又参观了那间,这是储藏室,那是加工室,前面的是成品室……看着魏总认真介绍的样子,我心里真的有点难过,通过近距离的了解,才知道她自筹资金做事业,前途未卜呀,还这么热心地搞捐助。

临走时,她告诉我,她给我们镇80名教师人人准备了一个礼物,让我猜猜,那可是最适合老师的一件宝贝了。我看着她自身艰难仍然调皮开心的样子,我有点难受。早知她的企业是这么个状况,真不该给她添难。不由得羞愧地责问自己,应该吗?真不该吗?

回去的路上,天色渐晚,路灯也亮起来了,我静静地盯着窗外,看着远方模糊的天空上稀疏的星星,心里也多了几分说不清的惆怅。

教师节的前一天,魏总的快递到了,八十多个精美的水杯送到了学校,我邀她参加教师节这天的捐赠活动,她却说这只是她小小的心意,不值一提,不来了。



金三学